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藁

雍 虞 集



西圃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
 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
 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
 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槩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
 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
 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
 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
 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

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祠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為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為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為八面面為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閉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渡身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為藏室亦買田

西圃

食其衆以脩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真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為經五千其文載之兼駢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虛玄寧配天作極宰干化亭胤孽緒餘襲武承馨決言神方枚數以筵要其宗歸如罷在型上清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茂刻日雕玲龍韜括藉虎帶縈緹玉氣克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慎爾授受俾老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真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陰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為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為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笋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豐茂

西圃

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後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叅軍知永嘉監崔玄德始請于朝為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岩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蕪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佳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鍾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教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為著銘曰

贊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怜愛同情林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西圃

聖具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為一大士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薰香積飯寶中同供妙天花清涼山上千年石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親觀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佛思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諸寶玉香雲鬢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攝悲愍衆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

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
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為雙等閑風信生蘆葉雲散
青天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擢斯赫持器不用填馱陰慝撓捨在陸惟幄何
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為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勝欽鎧橐戈默然天定

西圃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王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巍巍其成皞皞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
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嘗奉 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寔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
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塵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迺反無
為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通遠學古錄卷五
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靈儔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烟衆真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縻何間內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為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徑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尠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兄升第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藥手握竒文足履輪輻簫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臥白雲晨殮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
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烜

第十代宗師

翺翺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第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第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第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第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第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
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第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毋無假于
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第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
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第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年

第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衆星祭如江南之都依我僊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第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第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第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第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為時外臣

第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第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群仙啟闕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第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仙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第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
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第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我象帝玉質天
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第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第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冥冥
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西圖

第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歛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第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乘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第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土手製華巾俾邵冠
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第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啟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大清

第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第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為

第三十七代宗師

冠中裳衣人飾其外我鑿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沛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第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第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狗形寔滯昇真處高飛危守潔非

西圃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第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遙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第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間者斯非其善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第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第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嘔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第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蟻伏藏年穀成
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第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蕩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既宋
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
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
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贊

暖暖曾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纘紛中有至真獨立不
群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序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寞
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逸乎相忘矣初安
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
為之條約曰清規嚴繫周密卓然建立數十百年不變而彌
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
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
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
間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偃偃幾無以存其
身而清規微矣鄖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

傳流血脉之的上溯六祖繼明教嵩之譜盡以為圖懷以
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之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教然也且上
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
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
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
感焉因書以為送行詩叙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荐于天地宗廟
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思建國設都之後車馬田獵之
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
亡國夫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譏刺之起而其變
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讖緯之
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教之說鬼神幽恠之語其類尚多

西圃

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
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
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一
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為宗於
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搏節隱括以為辭固有浩
博宏遠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者出也而浮圖氏以詩言
者至唐為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
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筇之外一語不
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詩
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
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
思終日累月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
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

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
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心
者予曰為之目曰春水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青
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為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之
能事有槩於表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之至者
乎故為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眾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卧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厯碩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西南名利自隋唐至宋時有陰汙而寺常盛大抵
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為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

西圃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蕭然亦
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驚足以
安禪而容眾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任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為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遷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某為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為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矣
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
者也矣則為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為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藁二

雍 虞 集 伯 生

序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
 歸省事聞 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為之壽 太母有加賜
 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
 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 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
 其生日又能致 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
 罕聞者也乃皆為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
 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為未也顧謂
 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
 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之君子之所以綏

福履也乃合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剗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
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
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
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
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為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
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涵霧合吾
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輛馬幾匹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西圃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竒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皆歆亟覽者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覩斯圖也故
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
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為其所

為以自為方廼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為
術而推其至極於闕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止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為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大宗師以玄教為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怱怱然
以自鉢心剗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西圃

方物為彼此至相昏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為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彥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教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既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
清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款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恒霍會稽
吳岳暨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
凡十有人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遂禱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竒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後庸詎知 朝廷聲譽日貴衣羽衣持節為 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日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
兼而令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令御史木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恐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鞍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任復雖萬里為專
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古之君子
必有與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憐予
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後鶴不識使者
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整屣從騎返初服而接之庶一遇
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而
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蜀虞集序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偏善遇輔軒遠至輒抽簡載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必叅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憚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藁示予裨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
夸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音而不豐也容而不奇也畏而不
肆也紓而不感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西圃
三百年来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義在國朝則
有鎮陽丞相冢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
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勲名富貴
庸有時而銷歎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
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曰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
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
凌雲之思使其滄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
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
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
其顛雲氣繞衣就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糗自我之不見靈
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畫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甯之下也占者以為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西圃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昏為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己酉之燬任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輯以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鐘鼓有棲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者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為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

明之以報乎 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衷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為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居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獨殘民無孑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為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 天子為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西廂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峯之為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為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跡四山之中窺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三子晁幼者既死為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為祠以奉其先時衛涇貴實與之通譜為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為請於戲 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期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宗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倜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喜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業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為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西園

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為記者吾子寧靳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游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軌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太師為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

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傲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為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衆中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竚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竚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若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歛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為詩招之去相傳以為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為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為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樞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教公卿間遂以 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 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堦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孚於州里遠通嚮徒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真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

焉故其相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拜丞相丞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為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久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終六畝耳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某嗣居之望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茲庵庵改稱觀韓又彩飾象設大作供麗鐘

西圃

磬之屬三年奉勅作鉢堂鉢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盞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時注盂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某人為錢摠若干緡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為之宏麗者甚衆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以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駟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真人偕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止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殺與山木澗泉並作凜不可久留遂去之大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

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閤皂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為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齊謝公諤誠齊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熹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詵閣學蕭公逵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澶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為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為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陷世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西廂

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為厭陳君之後群公也歷歲歷時而不為諂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其高風雅致詎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楷模矣延祐二年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憇於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荐用之曰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良齊野處晦庵皆其人而誠齊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為之記
年也其徒
於宗師
為弟 傳云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為未慊為重屋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

友虞集曰子為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第
予知予意為予乃為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
是教之塋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之情辨仁智之極致
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
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
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慤
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焉
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
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
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荐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
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真升而不返
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存
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
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擲又從而歌之聖人之
徒弗與也吳公之為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
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
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為神於
祀典為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
不得通者焉滕之為郡嘗以東魯為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
迹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
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為其民有年
穀之祈水旱扎瘡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

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為廟以祠嶽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五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之盛烏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徼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鱗奉行 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璩為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墀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時號工巧邑士朱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治棟桷用推堂甍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曹侯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顧眎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僚佐

西園

議新之曰不可使神無所依也迺以 詔書所以責長官者自任輟已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脩大殿及門甍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仍計門樹屏復增廣甍工足於傭役不及民侯親為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己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慎而樂易為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以備用民之未歸者百餘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葺之以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藁三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田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甲好叅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有田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謚巖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叅學承事雲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葺其院建大屋
 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神龍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開又有撫州判官李某鑄銅為浮屠紹興監司丞
 周五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淒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遇大司空 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眾傳衣拂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即戚畹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璽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西圃

出書護其院者則僉宣政院事阿刺者怛斯之請也故為述
 偈以贊曰 大乘浴室表清靜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
 不動身寧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尊者二俱自了去不
 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石歲來者墮空寂琳公歷事諸古佛慈
 愍因地不思議歸蓮已珞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
 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印爾願刀豎
 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眾生回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脩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臨
 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
 餘里而後至歧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
 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
 被草木阮谷之谷溝澮之通堰埭之渚節宣蓄泄以為稼穡

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妖沴之變土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魏乎高哉穹窿嶽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烏可誣哉而邑之父老言先漢時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福尉南昌有所捕治至烏欒君巴為豫章太守亦有所劾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以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菑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跡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鄧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縉雲人亦曰南城人皆常往來脩真山中故宋時即山顛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欒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以四君為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祈之應封四君為真人端平甲午加封真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祠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兩歲乃熟去為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

國朝仍用道士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

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為冰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蚩緣文書污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烏鼠散祠宇頽地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即唐元保童大用嘗奉

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為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於山麓欒君之祠其應滂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群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象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

以早之迎禱四君者雨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
愧究諸其故則主祠者無頓志之故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
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命處和歸主華蓋
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第
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弗卹
也保童君乃為文書言諸主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
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
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
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為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
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刊
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止辛巳歲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衆之
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久而民
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敢

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訓
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郵城任果前丞
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縉山張榮令丞從仕郎某郡張友諒
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
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止元年歲
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宮虞集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蘄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為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
住山始葺為禪歷任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遭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宗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鍾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竒上人從潘王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者今住持法式方為虎溪第一座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積弊紛拿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牓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湏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庫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撒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鉄甕等庄或復或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鍾鼓鐙匄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脩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閩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即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人等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 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龐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脩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 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蘄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然燈之賜焉 年 月

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
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 詔翰林直學士臣某
為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
十八傳為達磨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興
能分南北宋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
之後圭峯寂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即
脩為未盡然寂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為仰為
臨濟數百年來衍迤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為
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
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祖
寧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
後若降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警發又多大人君

西圃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况式以五十年來未就之規
七載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為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局而不隔精純
稟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未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水靈
色沉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
神與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成勿亟誰其作
者行通式臣某著銘 帝所錫資爾法界眾神伯特地 林
各述職祖號具足如 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某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奔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滿諧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為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蓋以畬

天地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西廂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名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雄麗嶺海之間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像也臨御之始既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舊勞于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項生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卷卷君親之思閔閔黎庶之若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
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柳沐
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旆旆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
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溪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
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
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被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警各率厥職
鏗匄鼓鍾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嗟征用弛 天子無為一日萬幾孰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聞 通

蔚蔚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林能豪傑之
士世世不之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神人仙者

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

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于今賴之其

後者朱桃推王保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

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仝者高行竒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

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官槩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

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于江瀆禮成且還思

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其幽黝乎其潛萃乎魄

乎其雄傑高岼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

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為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
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
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魅
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
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暨肅政廉訪司
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
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
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
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
師為堂者幾祠某神為圓庵及東西屋以居脩真者而居汪
君者曰草堂為屋若干間門廡厨福庫庖悉具經始以延祐
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西圃

儵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
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
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勅賜名曰
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馮河中人嘗在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靈靈閔秦闢文林漢作林養自葛殷完最
唐閱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按
故堵壅繁蠹庀教丁剗除嘘噉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
見牙蘖承時嘉澤吏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淫
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
宮教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借匪私於皇 天子視遠如迩

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
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
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
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宗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
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
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
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
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
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
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戩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
子寧宗以其潛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

西園

師張某王之宮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為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為宮公主親理宗文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檐桶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兇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閻某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董君
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
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
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為制始備又
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靈

鶴來泳來止所以休寧其脩真者尤還密親雅樂哉天人之
君乎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曰
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為為宗古之言真人者閔邈矣
今為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導况禔存著專一其
事也惟太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實之賓恭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
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為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為國
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西圃

命學士為訓辭示褒寵刻銀為印視二品使畫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壘顯以壘書而別為壘書給驛騎五命
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
語移時深稱 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太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為禮者
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容朕知老子所為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教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為宮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為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
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君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為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
作昔勛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璽書思言雅文真人用謙為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贊祠思用不喻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為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綬上清錄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川今山在彭蠡上游教百里豈嘗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繕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為三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為覆

西圃

峯特竒峻又北為北峯中引小墮而下宮在宛宛中與前三
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避秦人孔丘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
仙峯又東為郁水坑其東南出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
牙交人緣濶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
矣意者受寬而括約笥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
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
曰繇其三峰之宗高嚴厲故以名 此近是矣其地多
竒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洞之屬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
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轂出空中如衆樂並作
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間 又如聞
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劾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
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
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

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鍇為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為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耒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嵩者涂弘道其方耒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世祖皇帝嘗召卿曾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鄉胄

西園

嵩者又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廬陵曾德和曾巽申曾如圭姑蘓周靜法也其後繼作日度不懈而宮皆新成者矣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耒告曰耒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為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間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筍將貯不鍵而固非索而盈合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叅我左右宰我

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
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孰其象偉若降精巋峯峙停燭燎弗輕
食于殊庭神君歆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于無朝陽熙
熙夕顥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容充自然
遂成 不逢穆穆在朝皞皞在野我宮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方外藁五

西圃

碑

崇壽觀碑

雍虞集伯生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靖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
賢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壺近

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噉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大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居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後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恭定元年上清四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為

西圃

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真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為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駟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為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廬宅任君

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
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卿帝子發甘
液不食何年喪遺甍白雲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
節旁午致纁璧爾來蕭條世代隔
文士漫畫誰其啟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祈仙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
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為之而宮日廢道士

西圃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
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宮事始重脩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
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
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
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未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
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
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
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遂
遼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空豈其下邈有宮有廬者壇

有時大光昭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繇祉室有壽考孫
曾婦子不知不識明粢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
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澹乎無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
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倉于石磻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
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隨時始有廟至唐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
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
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
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
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

西圃

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
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
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
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
旱疾疫盜賊有禱而弗應者而神封仍前代之舊非闕歟
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
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磻之祭歲月相望
也請更大其封以荅神庥而以尉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
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
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
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為神求封者州
民學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
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為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古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隸而治之為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羊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為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磬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烏學仙好文學能為歌詩故又為享神之辭曰

坎坎伐鼓石磬之下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昏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屬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

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癘鬼去我蠹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于終古

西圃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屏岩顥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

英宗皇帝念茲寺為

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為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為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為而歿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玉一號奎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院寂照見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蒞衆甚嚴師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傳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

西圖

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倡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為僧同叅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荐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 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 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憇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寬完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先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材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雜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才不壞衆庶捨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西廂

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為宗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始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為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主出拏天子有命存完去馭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

我廬米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
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
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知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峰妙禪師居之設死闕以辨決叅學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峰和尚師
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暫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闕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元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西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焉緇素及
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
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欄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

賜師子院

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教焉駙馬太尉潘王玉
境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
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叅詰及事三朝每為上道之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閻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
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
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滌汴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
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
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
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
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
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忝究
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為退休

西圖

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
之草庵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
弔者哭師甚哀穀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岡之上而塔焉
後七年為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
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
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
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
專 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
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木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
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任叟登
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
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砭熒塗
摩搗嚼鍊烹絲然百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本得
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
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楊岐白
雲五祖圓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
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
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蕩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
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西園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庵先無範 演化
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
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其方便而鑑可極巖絕得
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
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
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
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輩至淨慈師亦侍
者兼外記徑山雲峰高允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
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
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
問之巖印其穎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遣書招之甫至
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蘗三度喫六十柱

杖因忍向大愚肋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
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以此擔累汝師
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巖果化去衆以為佛祖向上一
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
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曰裏道將一句來曰狗
子聞柱杖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懶徑橋吞却集雲峰是
第幾橋答曰竿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
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貶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
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麗高古夏絕塵俗西江之
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傲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
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
間有之然則况於為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
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西圃

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炷爨嘗
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為飲
師不可曰常持物非持往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
城府官民縑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
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
行省稟 朝旨迎師居之袁人士號慕遮挽或訴有司留之
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
口翕然以為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
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
請從者并几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
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
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
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

禮師不為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任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
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
圓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
時官外護宗教戒教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
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
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
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即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
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
仰山古有二龍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
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教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久未克
為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
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
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恭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殿
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
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為文臣集頓
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瑤瑤岩瀑春雨時
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
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空翠藤彌天竹樹綿密古雪在山夏
絕人蹤略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儒童本智帝綱交叅
球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潭雷音不興羣蒙共酣集雲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
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
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靈山儼然高會
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彌
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藁四

銘

晦機禪師塔銘

雍 虞 集 伯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
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
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
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
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
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為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
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士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
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
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歆出已坐下不
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
清然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
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為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
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
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吝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
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
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
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
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
申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
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任天寧師以讓簡

西園

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
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屈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為
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
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
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
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枕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
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為難者指願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
平章政事張閻興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
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為是日集者幾
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
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為
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
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任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

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雞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國報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請因為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審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整我紓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未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任世時言滿天下濕慈暢寔泥物化來叅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然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莫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州人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閔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為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之內附國朝荆為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役藏舍弟子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啟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為法為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予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見夢

西圖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為掬多者凡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為掬多何不禮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覩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為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璽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襍食以馬漣為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為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叅於壁下嚴兩金剛高

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為法堂又作鐘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闕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為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為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修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迺悔愧以懼更為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苗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音千拜領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別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跏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早炎驟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教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落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跏趺而顧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鞠多於法大護籌盈石室不可量教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寥寥鼓魚絕音師始為之頌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
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歛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同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然肅恭執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夢仍以象
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
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
孤絕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

西圖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
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事激揚宗要風動雷應教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
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
矣 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
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
眼洞轍縱橫自在人天固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大有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叢之死關為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
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般若未絕峯痛
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覺明通捫蘿
接燈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豎壁忘廢寢食夜
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
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
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過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螞蟥虫
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般若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
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峰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
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
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
此久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
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固測其意越五
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
遂雜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
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
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
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
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峰之道烜赫昭著法席
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
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恭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
庭者 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叅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
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
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痛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
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
歲除日師忽謂徒者曰有一件事天來 你還委悉麼良久
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諸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

西園

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
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
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
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續紛林
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穀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
塋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
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垂有 詔命宣政院使賈香幣入山宣問
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
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璽書至山
師已不及見也前任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
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
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

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
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
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
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之
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
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
之師巖峰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莖草金身說
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鐘朝夕龍象人天
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闕一開天子有
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烏摩尼
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西圃

衡州鄱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涇自
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
求為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
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
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功之實覲見地
之實到其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
崖險之驚眩誅茆於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
走酬應居大刹以為崇其後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決擇
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
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根
不得相見而予止第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
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看到止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
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

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隱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時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贄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掌血不接於喉吻清苦
剴立而世緣頗奪之感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為衆僧滌創籌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
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色不得久

西圖

之聞擊木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踊躍不已振衣扣
方丈通悟巖連舉公案詰之應荅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
是甚麼貶得眼來已送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衆中六年當我 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鷲高丈
許衆退即詰方丈曰遠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
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
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卓子
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掀倒勢巖云云一采兩

賽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白來師曰不道巖云為什
麼不道師抬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
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
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為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
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眾請居焉師與其徒教人爰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歎異類號呼環繞師諭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自息酃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
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為先倡管構日盛為大精蓋四方

西圖

禪衲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雪
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為有
妨於工程也行叅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時
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叅涅槃堂禪正是常人捨身命
處直使如虛室不挂纖豪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如
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豫
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之
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椿
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眾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餘
人師之友曰陡崖惑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為僧又同得
法於雪巖而惑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望
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之
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歛山之遺骨而瘞之

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節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啟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淫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鉄 equal 先有牛耶淫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容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獨徠方干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

西圃

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闕微服跋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蕪楊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班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烏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為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豎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為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為淫言者乃述贊以為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墻壁
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
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河体宙宇可包
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
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
巖靜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
思議名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盼雄一見更不疑拈
草作梵剎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為法故一一接法
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
窳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方外藁六

碑

雍 虞 集 伯生

真大道教第八代宗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因或遺佚是故
禱祠禮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
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為
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
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
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斯盡惟是為道家者多
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
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
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却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流叅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猷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克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學文多竒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為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屣杖策往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翰林學士吳公嘗移疾假

于天寶宮之別業其

西圖

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喟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水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為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為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令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贅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恧慙人也事稼穡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為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鄺希成真
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蛻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 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人 道教事又賜 璽書褒護之自是
眷遇隆渥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烏安童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甚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為崇教禮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實都而王又為剏庫藏脩宮宇廣門墻
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 年加封其祖
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
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
者皆攻若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庵觀四百其他可槩
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迨前哲攸
病盍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弗剝混然
樸淳萬偽日滋莫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
靈未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
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未贊我泰
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為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孰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昆第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為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日約人

西圃

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飲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
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也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
奔喪治塋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
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辨人又以為難能然公再
罹鉅創形氣向柔而為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
虛一旦化去隤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為其道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為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

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祭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與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某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道書丹經大洞玉訣

西圃

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咨刺罕候公以為請公坐為致雨告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為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為歛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月日提點舒某某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真人蔡鷺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翫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滂滂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為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早幼事之為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播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與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太虛為一

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凡居俗疑其為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為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為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予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矯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為古仙竒藥往往在是盖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游湘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為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為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椶楠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袞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珩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方為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穀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掾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且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為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為復宗歿數年君集眾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具

西園

在此其為觀中買田以食眾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芝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珽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元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元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且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苟有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

為既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
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聞朝廷賜文
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
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
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
於言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頤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
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
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及俊生淞淞生將仕郎
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
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
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
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

西圃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兪曰是兒不策勲萬里亦且
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矚睟之書至
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
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
西招文光議幕中甚竒之荐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
祠子甫處也因為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
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荐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
為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
從桎梏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為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
可激去從金先生應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
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元桑子莊子
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荐諸朝以親
老弗欲出上卿亦不知強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

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盼嚮外應人莫
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
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 旨以玄元館為
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
道錄延祐元年有 旨陞玄元觀為玄元萬壽宮仍在持提
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真白
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
光既復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
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
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
養親煥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
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
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

西圃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
游寥廓又為樓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
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峯
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烏句曲自茅氏兄弟歷
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為
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
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教日召二弟屬
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元屬以傳法度之事以
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
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儵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
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
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
自禁廷錄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

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 朝廷任祝釐之事
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
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
疇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
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為雨
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暎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莢出為
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
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
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暎暎稼穡有
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
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鬱丘園遺劍在烏寥
廓歲年永懷孤鶩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
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
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往白丞相丞相
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
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
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
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
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
中書叅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
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
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

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以璽識之陝西行御
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
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溢岸壞
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壞岸衆危之然水立
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
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
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信
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
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
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初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西圃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
大宗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
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高圓
明李天樂為真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
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 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
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
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
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
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
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
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為國光華於粲有文獨以道

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開日舒物不疵癘容容
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祈真
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
亦皆寬教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
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
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
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藥藥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
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
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為莫寡過耳誠慮
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
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過曰晉旌陽許

西圃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為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為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當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
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荐希文者曰中黃公
劉介堅鷲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
土田之入廬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為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
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為達人詎公
前席宜表異之乃為書請希文為某法師玉隆萬壽宮焚脩
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有 璽書之賜而希文儵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為已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
為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
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
於城東門外薪絕火盡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
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
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
嘗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子為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為
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竒蹤一隱兩五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興
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為音
玉為畫表歸其土填無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西園

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
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塋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
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
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
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遡唐宰
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竒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顏美鬚
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
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
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帳從
行幸 上祠屋殿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衆駭懼 詔公禱之立止

上幸日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
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為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劍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焚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 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
禁祝而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
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餞之國南門北還所薦論
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 上召問
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

西園

為民先河成至于今使之公非洗滌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
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日
論黃老治身清淨在省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
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擇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
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 陛下勿疑完
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
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
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
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際以持保其盈成謂道
家醮設事上帝謹甚既尊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
宮 上常親視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
省政之事懇懇為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
用其經錄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
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
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

太皇太后在興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為製名興聖宮記其事故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
宮推明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

西圃

累朝舊德今為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
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
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
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

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
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

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

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
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未
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畛亭午霏霧翳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水花縞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塋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畧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承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威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烏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教惰

西圃

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裳佩綬劍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其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

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為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息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撰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

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時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寢其冠衣作 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穰穰成宗肅肅

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墮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儼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

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徒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西圃

靈往來承乘陟降頌庭 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 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為宗清靜無為為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為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為其學者常推一人為之主自 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可知也予在北方教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為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紫接其徒極巖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貿貿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僮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淪而食

西圃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之間西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後爾家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為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

破屋數椽耳居此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甃竹石不約而
輯有山本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
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銜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
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
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為之記公嘗問爾之為學何如以
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
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為作鍾
棲者岫雲來告曰棲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
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
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怛意其弟子
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請如悟鍾記
蓋自為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
字非非子有倡頌普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

西圃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
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葦食
屢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
之五世孫斡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
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
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 朝藁二
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
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
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存者而
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

家以道德文章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洵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
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
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
發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是年十有二月 門人李本謹識



